



一幕烟雨弄青梅

■ 上海 钟穗

黄梅天的家乡,那下个不停的绵绵细雨,在将天地缠绵成一个浅夏幽梦的同时,还催熟了一捧捧青梅,让人陡生数分美丽的遐想。

青青梅子,是传统观赏果木梅的果实。在除了盐的咸和梅的酸,再没什么调味品的古代,先人栽种梅树,最初是为了采摘梅子用来调羹和味的。直至醋的异军突起后,才让梅子彻底从厨房转向了厅堂,赏梅反倒成了梅树的第一大功用。

或许是因为绽放时,人们能一眼看到它们的娇艳;抑或是开在雪中,有种骨子里的孤傲,梅花自古便深受赞誉。相对而言,“齿软莫胜酸,弃之曾不惜”的梅子,却始终让人不屑一顾,就连早年的水果店,都难见其踪影。倒是在一些零食摊上,偶尔会有一种如乒乓球大小的糖梅子供应。

该种小食,是先用白糖熬成浓稠糖浆,再倒入青梅,不停搅拌,待冷却后出售。取一个在手,那干了的糖浆,呈粉状,厚而紧地裹着梅子,沉甸甸的,平时嘴馋的话也就买个一两颗。摊贩接到生意,将篮里盖有白布的糖梅子夹出,放在一小方纸上递过来。咬一口,松而脆。先是一股溢满齿颊的酸味,不一会,渐渐被糖粉的甜所冲淡,在口中留下又甜又酸又清香的回味,非常好吃!

我真正有机会一睹梅子在树上的芳容,还是借着儿时随舅舅,到他超山战友石叔家做客的机会。

超山素为江南赏梅胜地,我们去的那次,虽过了最佳探梅期,却正是梅子呈现时。石叔家的梅林位于山脚边,数十棵低的低、高的高的梅树,齐齐铺开,人走在茂密枝叶下,恍如穿行在一条绿色长廊中。

当时小小的我,每每望着枝头那一颗颗如蚕豆

大小的可爱青梅,虽垂涎欲滴之感,奈何总也够不着。幸好石叔家,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,在旁帮着采梅子吃。但见身手矫健的她,三两下爬上树后,旋即在我头顶下起了一阵青梅雨,捡都来不及。

等将落在地上的梅子用篮装了,回屋仔细一打量,才发现,那物事一个个大小匀落,覆有薄薄茸毛,宛若处子。尤其那种颜色,极具禅意与诗情,有股子可以在古诗词里随意进出的清浅与美丽。

遂挑出几颗,用水清洗一番后,送入嘴里。虽说之前已被石家那位小姐姐善意提醒过,说青梅味酸,直接吃不得。但那种酸,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一粒进嘴,又涩又酸,全然没有白糖梅子的半分可爱。

等到我们临走那天,石叔又特意去梅林里采了一大袋青梅,沉甸甸地递到舅舅手中。因有了之前的遭遇,我对眼前这酸东西已有了本能的逆反心理,在旁不禁连连皱眉,很是纳闷舅舅要这酸掉牙的青梅有何用。

到家后,外婆把青梅分出一半浸了白酒,另一半用盐搓揉,去掉表面茸毛和蜡质,再用刀背敲碎取出梅核,泡在水中一天一夜,并不时换水,去除梅子的涩味后,捞出充分沥干,一层糖一层梅子,腌在玻璃瓶中。

只见那瓶中的青梅,好似睡在铺着白雪的地窖里,等待着时间发酵。数日后,外婆递给我几块腌过的梅肉。由于经糖水浸泡,那梅肉已略显黑黄。放进口中,先是甜味浅浅的试探,如浮光般于舌尖掠过。牙齿一咬,便有酸味袭来,混合以之前的甜,隐隐没没,别生一份来自梅林深处的轻盈芬芳。恍惚间,人便沉醉在这季节性的奇妙滋味中了。

乡间的草垛

■ 安徽合肥 吴中伟

在乡下,草垛随处可见,它们三三两两地堆积在稻床,看似零星散落,实则井然有序,它们像勇猛的士兵一样,隔起一道屏障,抵挡着岁月的风寒。

寒露过后,晚稻已是通身金黄,在飒飒秋风中,它们低垂着头颅,等待收割。乡亲们早出晚归,一番忙碌过后,稻谷悉数颗粒归仓,他们脸上的笑容也像谷物一样饱满。只有那些稻草还躺在田间地头,白天迎着秋风,晚上沐着月华。它们多想能像稻谷一样,给乡亲们贫瘠的生活升腾起一丝温暖。

秋风吹去了它们体内潮湿的水汽,稻草一天天干枯,身体变得轻盈起来,外表的颜色也由先前的金黄开始泛白,更加容光焕发了。孩子们弯下腰,蹲下身来,双手紧紧合抱起稻草,跌跌撞撞地走在满是稻茬的田里,裸露的脚踝被刺得生疼,那是乡村少年最初的劳动必修课。一旁勤俭的母亲告诉孩子们,“把它们带回家!”绝不让任何一束稻草残留在风中,乡下的铁锅冷灶还指望它们热乎呢!在村庄,只要还有一座草垛高高耸立,就能燃起心中的希望,就能填补生活的窟窿。冬天,就不会太冷寂、漫长。

日暮时分,霞光静静地倾泻在枝头,每家每户升起的炊烟飘荡在村庄上空,稻草在炽热的火光中快乐地歌唱,耗尽生命最后的一点光和热。母亲们脱下围裙,唤着自家的孩子回家吃饭。我们

在村东头的池塘边尽情地撒欢奔跑着;有的在厚厚的稻草上翻起跟头;还有的在草垛边捉迷藏;胆大的孩子爬上草垛,站在村庄的制高点,一览无余,俯视乡村的一切。他们的叫喊越过低矮的瓦房,直延伸到苍凉的夜幕。母亲的呼喊也像袅袅的炊烟盘旋在我们的心头,挥之不去。

少部分的稻草用作燃料,其他的得贮藏起来——搭草垛,这考验的不仅要有力气,更要有技术,光靠一股蛮劲是不行的!乡村人一看谁家的草垛搭得厚实匀称,就知道谁家能干活的行家里手。最好在风和日丽的下午,先是搭好基底,然后一层一层地往上垒,散匀、铺平、压实……马虎不得,底部夯实了,上面才稳妥。草堆的形状各式各样,一般以圆形或方形居多,上方是略尖的椭圆形,便于雨水的流溢,也有人家在底下铺上一层木料或砖瓦硬物,以免下边的稻草受潮腐烂。通常两个人,一上一下,一送一接,要忙活两三个钟头才能完工。

秋冬季节,草木枯萎,没有新鲜的青草。牛儿懒洋洋地卧在草垛不远处晒太阳,安详地嚼着草料。也该歇歇了!一年下来,实在是太疲乏了,就像是刚刚忙完收割的人们,难得享受这清闲的时光。妇女们常常捧着海口大碗在草垛边拉家常;男人们抽着烟,有时玩着纸牌;再冷一些,老人们抱着“火球”,缩手缩脚地斜靠在草垛边。忙完了“双枪”、收了晚稻、摘了棉花、种了油菜、播了小麦……

一场风雪后,气温骤然降了下来,生活的节奏也慢下来了。来年春上,孩子们绞草绳,大人们捆柴火,乡亲们围拢在草垛旁,又闲不住了!

月夜抓螃蟹

■ 湖北咸宁 吴长海

我们湾是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,离龙潭小学很近,只有两里多路,小时候我们都在龙潭小学读书。

龙潭小学旁边有条龙潭河,四五十年前的龙潭河,不但河水清澈见底,而且鱼呀虾呀龟呀鳖呀螃蟹呀特别多。

我们村有十几个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小男孩,因为平时父母都很忙,要没日没夜地挣工分,根本无暇管我们,所以我们五六岁时就不怕地不怕地开始学习游泳,而且后来个个都成了游泳高手。每到夏天放暑假时,我们都喜欢到龙潭河里洗澡,更喜欢到河里摸鱼摸虾。

当然,最有意思的还是晚上到龙潭河边的沙滩上抓螃蟹。

螃蟹这小东西是挺好玩的,跑起来特别快,别看它样子长得丑,可机灵得很。不知为什么,它们也像人一样,怕热。每到炎热的六月天,随着月亮升起,月光洒在河滩上的时候,螃蟹就成群结队地从河沟深处爬出来,然后争先恐后地跑到有柳荫覆盖的河滩上乘凉,伴着微微的东南风在柳荫下飘呀飘,它们显得格外惬意,完全忘记了存在的危险。往往这时候,正是抓螃蟹的最佳时机。

月上三竿时,我们十几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就从村里出发,每人背着夹里箩(装螃蟹的物件),踏着明晃晃的月光,跟梅叔一道,悄悄地来到了河滩上。梅叔比我们要大五六岁,是我们这群小男孩的头,很有威信。我们有约在先,谁也不准大声说话,不准提前走上河滩。梅叔拉着脸很严肃地说:“今晚我们是去抓螃蟹,不是去疯去闹的。我现在分一下工,两个人为一组,走路一定要轻,不能有一点声响,要是有人不注意,把螃蟹惊吓跑了,我们今晚就冤枉来一趟,以后就别再想跟我一块来抓螃蟹了!还有,抓螃蟹时只能抓它的两边,手不能放在前后,否则螃蟹的钳子会夹住你的手。你们听到没有?”“听到了!”我们一起答道。听梅叔这一说,我们每个人都格外小心翼翼,生怕承担这个责任,更怕以后梅叔不带领我们来抓螃蟹了。因为我们都知道,螃蟹这小家伙都贼精得很,一有响动就会向河里奔跑。所以,一切行动都只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。

我们一个个猫着腰,谁也不做声,悄悄向河滩靠拢。这时,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,只见月光下的河滩上到处都是小螃蟹,它们一个个伸着小腿,舒舒服服地卧倒在河滩上乘凉哩。

悄悄接近螃蟹时,我们便快速用手去抓,当然也只能轻轻的。有些瞌睡瘾大的小螃蟹,抓在手中也不动,说明还在呼呼大睡哩。有时遇到稍大一些的螃蟹就格外惊醒,见我们准备捉它,就连忙翻过身来准备逃跑,但往往这时候已经迟了,我们一个个眼尖手快,早将它们捉到夹里箩了。还有,抓螃蟹时要特别小心,因为这时候正是六月炎天,也是蛇们活动的高峰时节,蛇往往这时候也喜欢在河滩上捕捉食物,稍不注意就会被蛇咬伤。我的一个小伙伴在抓螃蟹时就被毒蛇咬伤过,还差点丢了小命呢!

当然,不是所有我们见着的螃蟹都能捉到,有些警惕性高又特别聪明的螃蟹,往往不到河滩去,也许这些螃蟹有经验,晓得离河水太远了会有危险,所以它们只到离河水很近的河边乘凉,这样只要稍微一有响动,它们立马就翻过身来爬到河里去了。

运气好的时候,我一次能捉两三斤螃蟹,足足有两三碗呢。第二天,母亲就将这些小螃蟹洗干净,倒在油锅里将它们炕得通红通红的,然后加上葱花蒜苗和辣酱,吃起来又脆又香,味道真是美极了。如今想起来,仿佛还满口留有余味。

